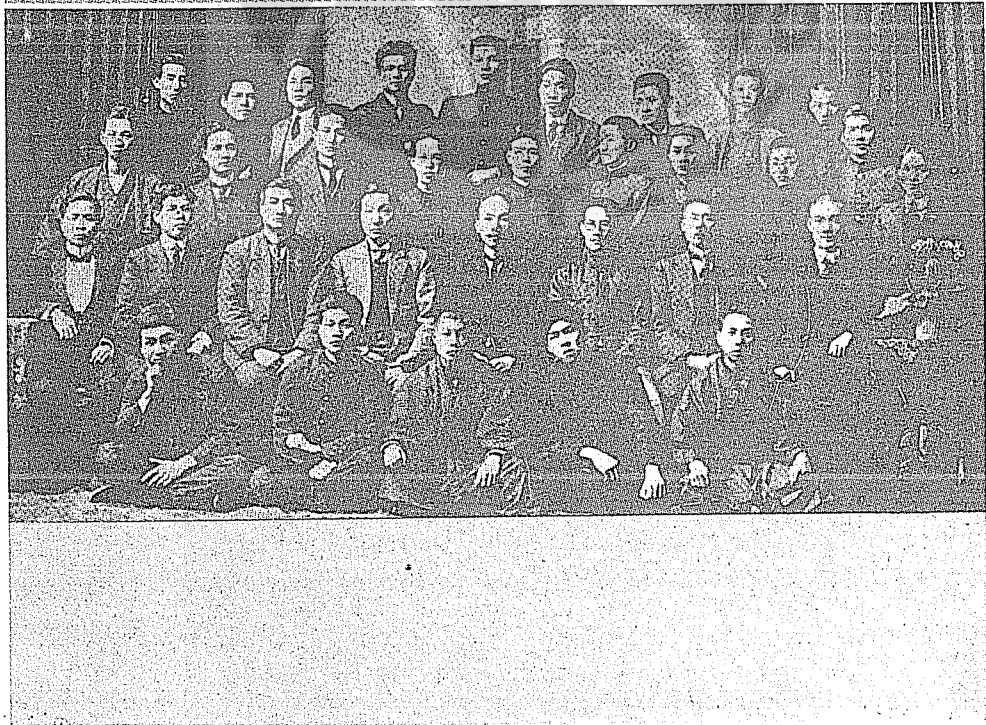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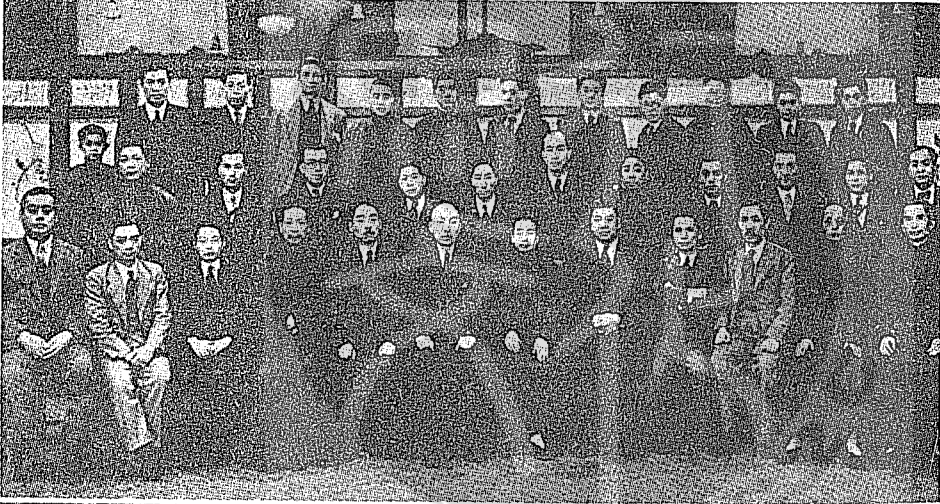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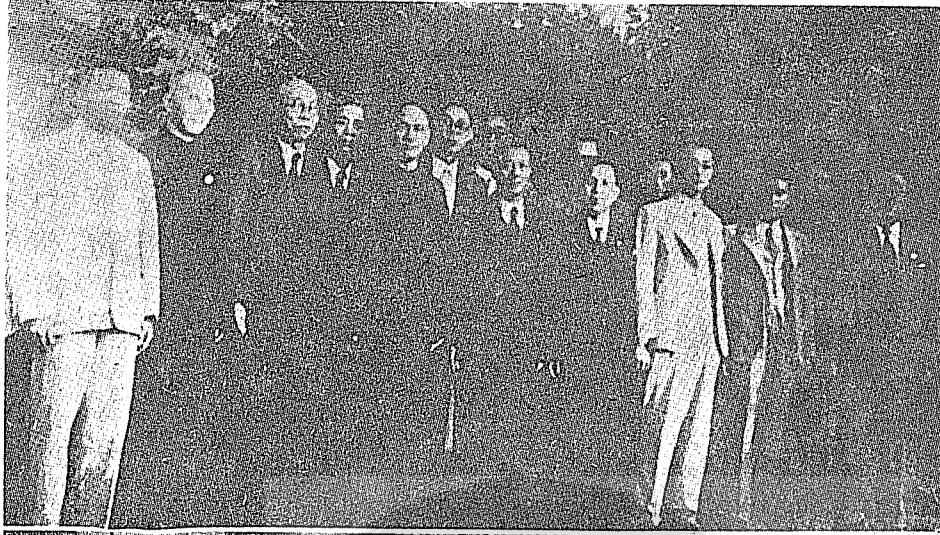


洪桂己：「林獻堂與梁啟超」插圖 上：梁啟超（前排左五）湯覺頓（前排右五）與林獻堂（前排左四）及中部詩人合影。下：新民會會長林獻堂（二排中）與會友合影。





上：台灣光復致敬團晉謁蔣介石委員長（左四）合影
 中：梁啟超台灣之行在上海惹起「祖國事件」，圖為
 旅港台僑歡迎台灣華南視察團合影。

下：民國四十四年蔡培火（右）
 與林獻堂（左）在東京合影。

林獻堂與梁啟超 (下)

洪桂己

任公選用古都台南

梁啟超本想在萊園多住幾天，並到臺南一行。因為接到他的老師康有為電召，提前返回日本。據林幼春對葉榮鐘說梁啟超在霧峯時，接到康南有為的召電，不得不提前回橫濱。因此梁氏此行，僅到臺中為止，南部地方無法去考察。他們一行停留在霧峯，僅是四天的工夫（見「臺灣文藝」創刊號）。

梁啟超遊臺所作的詩篇之中，有關臺南地方的作品甚多。這可能是他的想像之作。這些詩篇，都收入在「臺灣雜詩」中，如：

臺南南郭路，勝跡鄭王祠。肅肅海天晚。沈沈故國悲。

簷花馴鳥雀，壁影護龍螭。落日懷名世，回風欲滿旗。

梁氏自註：「鄭延平祠在臺南府南門外，日人改稱『開山神社』。」

三百年前事，重重入眼明。天開一柱視，月照受降城。

胡虜到今日，兒童識大名。孰非軒項裔，哀此乞塵氓。

梁氏自註：「赤嵌城俗稱王城，在安平之海隅，荷蘭人所築也。據舊志，方廣二百七十六丈，高三丈有奇，鄭延平克荷蘭受降於此。今圯矣。受降時儀式，日本人猶傳以圖畫，吾曾見之。」

五妃從死地，竹淚滿南州。銅鞮成千古，冬青共一丘。

珮環青冢月，蘭芷渚宮秋。愁絕思公子，靈旗肯少留。

（黃得時教授註：詩書第四句作「天香聚一丘」，第五句以下作「遺民占廟食，秀骨補天愁。遠望煤山樹，棠花不盡秋。」）

梁氏自註：「明隆武時，以寧靖王朱術桂督鄭成功軍。永曆十八年，王遂入居臺。鄭氏事以王禮。克蕪降，王佩印綬殉國。五妃王氏、袁氏、荷姑、梅姑、秀姊從死。臺人既葬王於竹滬之元妃舊園，復在臺南府南門外桂子山，合葬五妃，即建廟焉。」

鹿耳山形壯，鯤身海氣氤。重關常北

向，乘水總南趨。

事去勞精衛，年深失湛虛。東風最無賴，綠到海桑無。

梁氏自註：「七鯤身及鹿耳門，皆臺灣八景之一。觀濤稱奇絕。鄭延平進取時，荷蘭人沉舟塞鹿耳。一夜水驟漲，鄭軍飛渡。荷人詫為從天而下也。」

梁啟超另作詞兩闕，均有關鄭延平事。其詞如下：

八聲甘州 鄭延平祠堂，用夢窗游靈巖韻。

孤帆去也，恨簫聲吹到滿紅絲雨。春盡細腰宮畔路，憔悴露桃無語。燕燕飛來，巢痕已掃，何計銜泥補。回頭更望，別情應繞雲樹。珍重錦瑟華年，幾番傷別，鏡裏顏非故。舊日才人廝養婦，失足已成千古。一曲青溪，小姑獨自，蘭佩還留取。佇聞好語，分香青瑣深處。

梁啟超搭讀岐丸由基隆解纜之日，在埠頭送行的有林獻堂、洪以南、魏潤庵、鄭鵬雲等。翌

四月十二日(陽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編輯日記」,有下列報道:

「梁任公滯臺約兩星期。今日(即四月十一日)已首途東歸。潤庵與林獻堂、洪以南、鄭鵬雲諸氏等,往送於基隆。聞任公此次來臺,其赴中南也,各地詩人皆為歡迎會,唱酬甚多。今之歸,奚囊必為盛滿矣。」

滿載哀憤返回日本

梁超游臺灣的目的,一為考察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行政制度;一為擬向臺民募捐辦報。他從讚岐丸舟中發的「遊臺第六信」曾云:

「編輯部諸君鑒:頃行矣。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舟中西望故國,豈唯慨嘆,直不寒而慄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則生計上之壓迫是也。一受此壓迫,殆永劫無擺脫之期。吾於全臺,游歷過半,見其一切日用品,殆無不來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履及草履,所食之麵及點心,皆然。舉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國貨物,殆杜絕不能進口。保護關稅之功用,其可畏如此者。臺灣本絕無工藝品。而中國貨則稅率殆埒其原價。其舍日本貨外,更無可用亦宜。而日本貨之價,亦遠貴於日本本境。以物價比例於勞庸,則臺灣物價之昂,蓋世界所罕見也。以故臺灣人職業,雖似加於昔,每日所得工錢,雖增於昔,然貯蓄力乃不見其增而惟見其減。就此趨勢推之,其將來豈堪設想,而還顧我祖國,其將來又豈堪設想也。」

讀此信可見臺灣日貨充斥,對中國貨稅率高到和原價相等而且臺灣的國民所得有減無增之事實,其於整個臺灣的施政觀感,則在梁氏所寫第三信、第四信詳述如:「此間百無所有,惟有一總督府耳。總督天帝也。立憲國君王,視之蔑如矣」。短短幾句即道破臺灣總督府的專權和兇橫了。至於為辦報館籌款一事,則未達到目的。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曾說:

「先生這次游臺的結果,對於籌款方面,一無所獲。」

梁超留臺期間所作詩詞,據連雅堂主編之「臺灣詩薈」載五十六首,名曰「海棠吟」,茶陵彭國棟郁文所著「廣臺灣詩乘」卷十云:

梁任公於辛亥二月遊臺。有詩五十六首,名曰海棠吟。載臺灣詩薈中,林癡仙曾手錄一卷,見許天奎鐵峯詩話。聞莊幼岳先生尚存鈔本。中有樂縣趙香宋(按:即趙堯生)點竄處。任公於詩,本善推敲。或於脫稿後,就正於香宋也。飲冰室文集未錄此詩,晚年多學術論著,別無詩集行世也。」

又據葉榮鐘「梁任公與臺灣」一文說:「他的『海棠吟』詩(任公手編遊臺所作詩三十八首,及梁令嫻五古一首,林癡仙五古二首,七律一首,林獻堂五律一首,林幼春五古二首,七律一首,命名『海棠吟』,並將該集寄北京趙堯堯生侍御刪正),傳誦一時。」

梁超游臺灣詩,臺灣詩薈載五十六首,葉榮鐘謂梁氏手編三十八首,數字相去甚遠。此由於

梁本人未曾親自編定「海棠吟」,係由後人搜集所得加上此書名。

梁超離臺東歸,在讚岐丸舟上所發「遊臺第六信」末段云:

「此行乃得詩八十九首,得詞十二首,可謂玩物喪志,抑亦勞者思歌,人之情歟。擬輯之曰『海棠吟』,有暇或更自寫一通也。可知梁來臺得詩八十九首,得詞十二首,是最正確的數字。」

至於梁東歸之後,有沒有寫過「臺灣遊記」呢?據黃得時教授研判,任公確有意要寫遊記,但是後來因為辦報及其他政治上之活動非常忙碌而無暇顧及。至於毛以亨所著「梁超」(香港亞洲出版社)第一〇五頁所載:

宣統三年二月任公曾遊臺灣,考察其行政與租稅制度,其詳見於「遊臺日記」。

此所謂「遊臺日記」,可能是指「遊臺灣書牘」而言。因梁超未曾印行「遊臺日記」。

林獻堂展開新運動

台灣民族運動有四件事引起了導火線,一是國父領導的革命黨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成功地完成了革命推翻滿清政府,成立中華民國,二是梁超超、章炳麟對大陸來台的文人給予重大的啓示,三是民國四年日本自由黨領袖板垣退助來台組織台灣同化會,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

民國元年,林獻堂遊歷北京與中國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三年與堂兄林紀堂林烈堂暨中部的

士紳發起捐巨資創立台灣人唯一的台中中學，即現省立台中一中之前身，十二月日本自民黨民權運動領袖板垣退助來台參加台灣同化會，主張台人與日人同等待遇，一時聲勢大振，旋由板垣之介紹偕堂兄林烈堂私訪日本政界要人大隈重信。民國七年起林獻堂卅八歲開始與在東京留學之台灣學生有所接觸，民國八年日本改變統治台灣方針，由軍人總督之軍政改為文人總督，林獻堂兩次會見台灣第一任文人總督田健次郎陳述對台灣政治改革事項。

林獻堂真正參與民族運動為民國九年，他四十歲的時候，他的思想受到梁超啓的影響最大。

任公三項政治活動

梁超遊臺期間，在公開場合極力避免談政治問題，但下榻霧峯菜園時，却和林獻堂及林幼春，談了不少有關政治問題，尤其是臺灣同胞的將來和祖國的關係。梁的意見，可分為三點：

一、他主張溫和主義，在合法的範圍內，爭取臺灣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二、他勸臺灣人多結識日本中央政府的顯要達官和兩院議員，藉他們的力量，來控制臺灣總督的專權。

三、爭取臺灣人在日本國會的參政權，獲得議席，處在兩大黨之間，可以舉足輕重，左右日本的政治。

這些意見，均由林獻堂接受。後來由林獻堂所領導的一連串社會運動，如要求撤銷六三法令，組織新民會，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創

立臺灣文化協會，創刊臺灣民報等，都是間接受梁超思想影響而產生的。

對於上述各種社會運動，節錄葉榮鐘之說明如下：

一、要求政府撤銷六三法案運動：所謂六三法案，係日本帝國議會於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日本領台第三年）所通過之法律案。其內容，以臺灣新附未久，情形特殊，為便臺灣總督因時制宜起見，得由臺灣總督發佈與法律有同等功效之「律令」。臺灣一切惡法，如匪徒刑罰令、阿片吸食取締令、浮浪者取締令、保安規則、保甲連座法等，均以「律令」行之。臺灣特殊化，乃係臺灣官僚與在日人一致之要求。質言之，一切住在臺灣之日人，藉以擁護其特權之眼目。六三法案，乃臺灣特殊化與總督專制政治最有力之根據。台人要求六三法案撤銷運動，即為臺人之意識的而又具體的民族運動。大凡對於專制政治國家之反抗運動，常在國外發動為例。臺人之民族運動，亦由留學東京之台灣留學生發動。六三法案之撤銷運動，早於民國七年冬，在東京成立六三法案撤廢期成同盟會。至八年秋，林獻堂先生赴日，乃以先生為中心，展開運動。

二、設立新民會：新民會是在東京臺灣留學生所組織之團體。該會目的，在於作為臺灣民族運動之主體，並且為初期之活動中心。旋臺灣文化協會在臺成立，各種運動直接在臺發動以後，仍遙為倚輔，與臺灣相呼應，至民國二十六年，因日本軍閥之壓力漸強，始歸於自然消滅。

三、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遠者是受辛亥革命之影響，近者第一，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總統威爾遜之民族自決思想及戰後澎湃環球之民主主義所影響。當時，日本之思想界，在吉野作造教授暨東京大學生所組織之新會人的領導下，展開如火如荼之民本主義運動。臺灣留學生耳濡目染，所受影響甚深。第二，是民國八年朝鮮發生萬歲事件，對日本帝國主義予以強烈之反抗，對全世界宣言朝鮮之獨立。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歷史較朝鮮為早，而對日本之抗爭，事事反不及朝鮮之有力。且日本對朝鮮施策，亦較臺灣溫和，臺人知識分子，尤其是東京留學生，心理上無不相形見絀之自卑感。第三，六三法案已於是年三月改為法律第三號，通過日本國會。從來附有限期之該法案，已變成無期限之法律，是故六三法案之撤廢運動，已失去目標，同時亦不能壓臺人知識分子之理想。

臺灣議會運動之根本思想，自與民族自決，暨民主主義，有不可分之關係。但表面上仍採取合法（根據日本憲法第三十條之國民請願權）程序。其請願之要旨，即為設置：凡在住臺灣者，不問其為日本人與臺灣人，抑或行政區域內之熟著人，均得以其所公選之代表者，組織對於依據臺灣特殊事情之法規，以及臺灣之特別預算，具有議決權之特別代議機關，其目的即為要求對臺灣總督之律令，及台灣總督府特別會計預算，獲得協贊權。

東京大學，矢內原教授，在其「帝國主義下

之臺灣」，評臺灣議會運動之政治意義，謂為第一，對臺灣總督專制政治要求參政權，第二對政府之同化主義或內地延長主義，主張臺灣之特殊性。

六三法案撤銷運動，旨在否定臺灣之特殊性，而臺灣議會運動，則係主張臺灣之特殊性。前後似乎矛盾，但在抵制總督專制政治則一也。第一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於民國十年二月以林獻堂先生領銜，得聯署者一七八人，提出於日本帝國議會。以後每年提出，而簽署者，亦逐年增多。但日本國會，因受臺灣總督府之策動，態度甚為冷淡，每次審議，皆不了了之。

文化活動的推進

一、設立臺灣文化協會

臺灣文化協會，係由當時臺灣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所發起。民國十年七月，蔣渭水偕兩三窗友，連袂謁林獻堂於臺北旅次，告以組織文化協會之計劃，並請林出任主腦，予以領導。受林之贊同與鼓勵，此團體之創立，遂臻具體化。乃於是年十月十七日舉行成立典禮。其後文化協會以蔣渭水、蔡培火兩人為中心，展開有組織之民族啓蒙運動。

臺灣議會運動，係受歐美之民族自決與民主主義之影響，而文化協會則係受祖國三民主義與五四運動之影響較多。臺灣因其地理上和政治上的關係，其思想來源，一由日本留學生所吸收之歐美式民主主義，一為透過中國留學生而輸入之三民主義與五四運動之新思想。蔣渭水雖非中國留學生，但與其他醫專出身之同志同樣，對祖國

之時局極為關懷，對國父孫中山先生極為崇敬，受三民主義之影響最深。唯臺灣議會、臺灣民報與文化協會，三者本係異體同根，其人事關係，亦已交流錯綜，難予區別。

文化協會表面上是自助的啓蒙的文化運動，其實藉其在各地方的文化講演，提高民族意識，加強團結情緒，增強反抗心理，甚有貢獻。

文化協會之影響，不但對於統治者是一項熾烈的民族運動，對於臺灣本身，亦發生一種革新作用。就中，尤以女子、農民、工人、店員等之覺醒，有顯著之提高。其他，如迷信之打破，衛生思想之普及，向學心之鼓勵等，均有相當之影響。例如在文學上，有新舊文學之論爭，在家庭，有新舊思想之爭辯等，相繼發生。自是以後，向來所無之現象陸續出現，如農民對地主，尤其蔗農與製糖會社之抗爭，女子對結婚之主張，工人對廠主之抗爭等，各方面都有熱烈之反應。

二、創刊臺灣民報

臺灣民報，即臺灣新民報之前身。係繼承「臺灣雜誌社」改為「株式會社」（股份公司），以資本金八萬元而創立者，臺灣民族運動日漸茁壯，而「臺灣」係月刊雜誌，只能作批評，未能作報導。臺灣所有言論機關，均操在日人手中，對於臺人民族運動之消息，大都不予理睬，有之則故意歪曲事實，是以同志深感報導機關之必要，乃籌劃創一週刊報紙，以充報導與批評時事之機關。

該報於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創刊，林獻堂任社長，在東京發行，輸送臺灣配佈，臺灣總督府當局對該報之歧視，自是意料中事。但其取締

之嚴，跡近瘋狂，對礙目之記事，恣意剪除塗銷，姑且勿論，扣留禁止之頻繁，幾乎令人難以致信；扣留報紙最高記錄，曾及半年之久，禁止發行之頻度，曾有連續七、八期者，後來竟變本加厲，對無辜之讀者，亦橫加壓迫，幾有懷報有罪之概。故文化協會乃在各地支部附設讀報處，以供民衆之閱讀。

後來「臺灣民報」與新成立之「臺灣新民報」合併，林獻堂膺選為社長。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臺灣總督終於批准「臺灣新民報」在臺灣發行日刊。以後，該報成為在臺唯一臺灣人的言論機關。

以上五項運動，均以林獻堂為領導者，從政治、經濟、文化、輿論各方面推進臺灣民族運動。其所以產生這種運動，當然是由於世界潮流與環境的需要，但是領導人林獻堂間接的或直接的受梁啓超的影響，「不以文人終身」，毅然挺身於民族運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其他的人，凡是讀過梁啓超的著作，多多少少，都有受過他的影響。

左右分裂後的林獻堂

林獻堂由於三位公子在東京讀書，乃在東京購買寓所，並與留日台灣學生接觸頻繁，民國九年他四十歲那年他開始政治活動，首先發動撤消六三法案，所謂六三法案是日本帝國議會視台灣為殖民地，授權台灣總督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於一身的第六十三號法案，生殺予奪之權全在總督一令之下，因此產生了很多不平等不台人道的事例，例如強迫收買台民土地，設立公賣准許

吸鴉片，以及訂匪徒處罰令，對革命志士慘殺等甚爲台人畏忌與不滿，十一月廿八日林獻堂集會在日本台灣留學生於東京富士見町基督教會要求撤銷六三法案，十二月被選爲新民會會長，民國十年被推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袖，四月返台赴各地鼓吹設置台灣議會，各地到處響應，士氣大振，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林獻堂被推爲總理，十二月第一次攜帶請願書赴日，民國十一年春訪問日本首相高橋是清說明台灣議會請願宗旨，即要求台灣自治，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台灣民報成立，推林氏爲首任社長，五月返台，不料八月台灣總督府開始彈壓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九月適逢日本發生東京大震災，平時經常救濟留學生的林獻堂對受災台灣留學生資助不少，九月再度晉見台灣總督內田嘉吉，不料十二月十二日台灣總督府彈壓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發動所謂治警事件，拘捕重要份子六十餘人。

是日林氏在關子嶺溫泉，接到消息立即趕回台中，主持被捕家屬之救濟與慰問救濟在押同志之生活物資等善後工作，民國十三年七月三日領袖文協同志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市同日舉行「無力者大會」，發表宣言揭發所謂有力者大會之內幕，親自登台中林家專祠發表演說。

治警事件至八月十八日判決無罪，十月廿九日又改判有罪，但九月一日迫使日本政府改派貴族院議員伊澤多喜男任台灣總督。是年八月一日東京留學生返台，在霧峯萊園舉行文化協會舉辦之夏季學校，民國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林獻堂又偕楊肇嘉、邱德金、葉榮鐘等赴日本國會提出台

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並於東京帝國飯店招待日本朝野政要名流百餘名，呼籲改進台灣政治，與會日人大爲感動，四月返台，應各地人士之邀，赴各地前往演講。四月十九日適二林蔗農事件，發生不久，林氏前往彰化縣二林演講，人山人海，「大有艱難兄弟自相親」之慨，七月赴新竹參加文化演講。

蔣渭水與楊肇嘉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分爲左右兩派，蓋台灣文化協會本爲地主、醫生、學生等知識份子所組成，然因民國十四年之二林蔗農事件以及竹山、鳳山以及各地農民大批參加文化協會，致地主醫師等較富資財者成爲少數，而連雲卿、王敏川等左派份子連絡多數文協之會員，在改組文協案時力主比較社會主義派，採委員制度，致文協成爲左右兩派，林氏雖德高望重，但擁有千餘甲土地之地主，自屬右派，因此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文協臨時總會左右派正式分裂，右派重要幹部當場退席，當時主要關鍵在蔣渭水。

蔣氏本爲信仰三民主義之孫中山信徒，但受孫先生容共政策之影響，而主張容納左派份子，因此文協改選時左派份子多人當選，林氏雖被選爲委員，但要求不做委員長，因爲即將出遊各國，五月遂率次公子猶龍由基隆乘日本郵船，上環遊歐美之途，同時林氏主持之台灣民報亦每期連載歐美遊記，爲台灣人民所愛讀的文章之一，民國十七年五月由美國東歸，途經日本治療頭昏之疾，滯留東京達八個月之久。是年多難返台，但不再過問文協事務，終於退出文協，而文協羣

龍無首不久終告瓦解，而蔣渭水、謝春木等人改組台灣民衆黨，楊肇嘉亦於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爲左右派兩大潮流。

林獻堂乃專心他一手創辦的台灣民報，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台灣民報改爲台灣新民報，林氏被推爲第一任社長，並推請蔡培火董事駐東京，專力向日本中央政界爭取日刊報紙之發行權。

三月一日爲新民報發行日刊，偕專務取締役（總經理）羅萬偉赴日奔走呼籲，爲了新民報發行日刊問題，屢次訪問當時之石塚英藏總督，均不見面。四月十四日借新民報總經理羅萬偉暨主筆林呈祿由日本返台，在船中曾應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宮原田之邀，共同商量新民報改日刊。民國十九年國際聯盟派三委員來台調查鴨片情形，台灣人民需要日刊新聞更切。三月二日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開兩社合併股東大會於台中市大東信託公司，又推林氏爲社長。六月三日爲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新聞，偕羅萬偉、林呈祿訪石塚總督。九月二日長久奮鬥有了結果，林氏偕羅萬偉、林呈祿應總督府警務局長石井之邀晤，並受明示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之條件三項：一、資本由日台人合資，比率各佔一半。二、董監事日台人各半。三、記者由日台人各半。經林氏予拒絕。民國二十年二月六日再訪總務長官高橋時雄建議迅速批准日刊新聞，這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國東北淪陷。二十一年一月九日台灣新民報日刊被許可發行，林氏即辭去新民報社長，該社嗣後不設社長，一切由羅總經理萬偉負責，由於台灣新民報許可日刊，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宮木下及警務局

長被日本內閣命令停職，而引起了軒然風波。

林氏思想的轉變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梁超啓逝世，由蔣總統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已統一全國，而在台灣領導民族運動的林獻堂在思想上又有了轉變。

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與民國二十一年的上海一二八事變，使中日關係迅速惡化，日本政府治台當局開始嚴厲取締民族運動，因此，原在台灣志士紛紛投奔祖國，認為祖國的強大才是光復台灣的唯一方法，林獻堂在台灣的活動便改變了方針，即停止政黨活動及停止設置台灣議會運動，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林氏與羅萬俤、劉明朝辯論日美開戰問題，可見林氏確有遠見，同時他的態度有了濃厚的民族意識，值得一提的有三項：

其一是林獻堂屢次勸導台籍御用紳士辜顯榮，辜顯榮彰化鹿港人，本為一受祖國文化薰陶的台灣人，但日人來台之初一時投機，帶引日軍攻打抗日義軍，日據時代小學教科書曾列有「澳底登陸」一幕，介紹其投靠日人經過。民國十八年與鄭肇基、徐乃庚等組織昭和新報亦對抗台灣民報。民國二十年林獻堂訪辜顯榮請其對創設中之台灣鳳梨會社提高警覺，不要統一販賣，成為青果會社與日本進口商勾結，以損害農民，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九日再訪辜顯榮囑其轉告滿洲駐日大使謝介石發言要謹慎，不可毀謗留日台灣青年及批評地方自治制度。謝介石本為台灣新竹人，偽滿洲國成立後先後出任外交部長、駐日大使等

職，民國二十四年返台時，曾向台灣日日新報發表其觀感，攻訐留日台灣青年為一知半解妄談政治，對台灣地方自治制則謂時機尚早，總督府對台人無需客氣等語。可見林獻堂尚堅持中華民族之立場。

其二為自民國二十年起與日本、印度、韓國之反對日本軍閥的人道主義者來往頻繁，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九日林獻堂偕蔡培火訪同情台胞之日本眾議員田川大吉郎，並言謁首相齋藤實，陳述改變台政，實施地方自治。民國二十二年與日本眾議員清瀨一郎有所接觸。民國二十三年訪東京岩波書店店東岩波茂雄由其介紹認識印度志士浦士（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在台北因飛機失事死亡）及朝鮮革命家朴錫胤。三月三十一日由浦士之介紹認識日本王道主義者安岡正篤，四月一日訪伊澤多喜男。四月四日訪東京大學矢內原忠雄教授，席間蔡培火聞朴錫胤言，石原莞爾曾謂：「除天皇以外之日本人應對中國之人民謝罪，君以為何如？」矢內原教授一聞此言大怒，斥石原為計劃侵略滿洲之主謀，作此自欺欺人之語，殊可痛恨。

四月十四日林獻堂宴浦士及朴錫胤，東亞三被壓迫民族之代表聚晤一堂，同病相憐，語多凄切。民國二十五年又與日本政治家永井柳太郎會晤。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日戰事爆發，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於十月一日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東京共立講堂攻訐軍部窮兵黷武，林獻堂於十月六日偕蔡培火訪矢內原教授表示對其愛和平崇正義之殉道精神欽佩。十月十二日岩波茂雄招宴，參加日本貴族院議員之宴。十二月二十一日矢

內原教授遂被日本軍閥逐出帝國大學之門，日本侵略遂擴大，終招致其敗壞。

「祖國事件」楊遭迫害

其三為祖國事件。由於祖國的統一帶來希望，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女士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由台灣經東京偕長女公子及女婿高天成（光復後曾任台大醫院院長）赴北平遊覽，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台灣新民報組織華南考察團，林獻堂偕弟階堂及次公子猶龍參加，先後遊歷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州、上海。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辭，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日本間諜獲悉後，轉報台灣軍部，五月在台灣日日新報揭發其事，對林獻堂大肆撻伐。其時適為七七事變之前年日本軍閥之侵華計劃殆已成熟，正待機而發，軍部氣燄萬丈，驕橫狂妄不可一世，台灣軍由荻洲立兵任參謀長，由其指使流氓買間某毆辱林獻堂。六月十七日林獻堂應台中州知事之邀，由霧峯赴台中途中參加台中公園之遊園會，被日人流氓毆打後，下午返回霧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更壓迫台灣新民報廢止漢文欄。二月十三日族侄林松齡、林鶴年、林資彬被捕。二月二十三日台中州警察部長中平前來道歉，謂右派份子勾結軍部壓迫台人，林氏以留台徒增困擾，乃於五月十八日赴日。

抗戰期間的林獻堂

民國廿六年中日戰爭爆發，日人對台灣民族運動份子嚴予監視，但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

蔡培火因反軍閥思想之嫌疑，被東京警視廳拘捕，吳三連亦於同時被捕，在台之華僑亦紛紛被捕入獄。林獻堂適在東京以病入院幸免於難。民國二十七年東京憲兵隊至東京私宅，謂台灣憲兵隊長以台灣軍參謀長茨洲立兵已離台赴前線，請其返台。台灣總督府認爲林氏不返台爲一消極抵抗，十一月四日台灣日日新聞記者來訪勸其返台，因於十二月十一日由東京返台。

日人原在戰爭初期以日軍作爲侵略中國大陸主力，後因事實需要，乃在台灣實施抽調軍伙，志願兵及翻譯等赴中國大陸，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先後實施徵兵制度，抽調台灣青年廿二萬前往南洋各地打仗。

在政治待遇方面，除了民國二十四年實施局部自治，實現州街庄協議員之選舉外，至民國三十四年始撥衆議院四席，貴族院議員三席予台人，惟均未就任，戰爭即結束。

戰爭期間，林獻堂因病不干涉政治，民國二十六年東京頭眩之疾復發，十一月十二日因眼唇結石，由順天堂醫院開刀，二十七年痔病發作，這時林氏已五十八歲，同年胞侄林廷生逝世，二十八年東京不慎滑倒，左腿骨折，臥病中二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三日次媳藤井愛子逝世，十月三十一日侄孫崇正逝世，族中事故續出，死亡相繼，使老人大爲傷懷。

日本政府又採懷柔政策，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十四日與文化界同志受台灣軍高級參謀田中清，憲兵分隊長杉原榮一，總督府保安課長下村鐵男招宴於江山樓，席散偕羅萬偉、陳忻訪齊藤總務

長官，齊藤親切招待並聲言除去前任所作使台人不快事四月廿二日日人醫師宮原稱台中州警務課接密報，霧峯林家有埋軍械甚多，總督長谷川謂已成廢鐵，可見怕台人起義，六月十日台灣軍參謀長和知來訪，六月廿二日長谷川總督邀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美英空戰，日海軍偷襲珍珠港並進攻泰國，九日中國對日德意宣戰。三十一年他在台灣新

民報發表之環球遊記，被南方雜誌轉載而受日警方注意，但未探行動。七月十四日日本流氓賣間善兵衛由上林，荒木兩特務引導來道。三十二年七月廿三日瑞典、瑞士兩國代表，受英美之託來台視察英美兩國俘虜之生活狀況，林氏出爲招呼。這一年的十一月廿四日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會議，由蔣總統主張中國收復台灣領土之要求，一方面盟軍積極準備反攻，十月十二日日本大本營在台北舉行會議之際，美國太平洋艦隊即以千架飛機猛轟台灣各地。十一月十三日汪精衛病死日本名古屋，林獻堂在日記稱「男兒生當其時，死得其所，是人生之大幸，嗚呼精衛，多活十年是其不幸也」。日人原有意請林獻堂赴新嘉坡担任華僑綏靖工作，林氏以不解日語爲由婉拒。

自民國三十三年日本節節敗退，我空軍飛機曾於二十七年二十三日首次轟炸台灣苗栗油田，又於卅年出現松山機場上空。而盟軍方面爲了配合一月九日之菲律賓作戰及三十四年三月廿四日之琉球作戰，連續數百架或一千架轟炸台灣交通軍事設施，由於麥帥之主張放棄登陸台灣，然而大批的轟炸使台灣生產、交通停頓，四月四日日本政府雖任命林獻堂爲貴族院議員，八月四日安

藤總督又來訪於霧峯，但林氏始終未就職。八月六日美軍以原子彈投擲日本廣島，八日再炸長崎，九日蘇俄對日宣戰，八月十五日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台灣終歸祖國懷抱。

重歸祖國後的活動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台灣三百萬人民在正午聆聽日皇宣佈投降文告後，知道戰爭已結束，可是日本軍部封鎖了新聞，根本不知道開羅宣言，已規定台灣、澎湖重歸祖國懷抱。八月十六日日本總督安藤向全台廣播呼籲不要輕舉妄動，廿日林獻堂正式訪問安藤要求共同維持治安。廿五日由重慶傳來的消息，台灣重歸祖國獲得證實，全同胞莫不歡樂異常，八月卅日國民政府派陳儀爲台灣省行政長官，林獻堂由日軍高級參謀牧野少佐之建議，於卅一日偕同許丙、林熊祥、辜振甫等於下午一時飛上海，九月一日託黃伯樵連絡，九月六日蔣委員長命何應欽將軍電命台灣總督通知林獻堂、羅萬偉、陳忻、蔡培火、蘇維樑等六人到南京去參加九月九日之受降典禮，日軍參謀長練山阻撓致未參加。但由日本軍人棍原導往空軍司令部會晤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至十三日返台，十月三日在霧峯演講將委員長以德報怨之偉大精神，十月八日會晤由祖國返台之台籍同胞黃朝琴、李萬居、蘇紹文等。十日參加前進指揮所舉行之雙十國慶大典，十七日國軍第七十軍由基隆登陸，十八日堂堂進入台北市，卅萬羣衆夾道歡迎，廿四日陳儀抵台，廿五日上午受降典禮，下午慶祝大會推由林獻堂担任主席，至此日

本統治結束，台灣同胞脫離了五十年的異民族統治，回到祖國。

光復後的林獻堂，除了請政府迅速設法救濟並運回被征之廿二萬同胞青年外，又協助政府，自十一月一日起順次接收日軍及各級政府。民國卅五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以林獻堂的聲望，議長乙職，非他莫屬，惟林氏以年已六十六歲，為獎掖後進，事前聲明不競選議長，致黃朝琴順利當選為省參議會議長。八月廿九日應丘念台之邀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率十五位台灣各界代表飛滬轉南京參拜中山陵，晉謁蔣主席，並飛西安遙祭黃陵，以表示台灣同胞與祖國一體之願望。他們一行於九月卅一日晉謁蔣主席獻旗獻金，以表示感謝台灣重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感召之力，蔣主席領導抗戰之功，全國軍民奮鬥犧牲之結束。一行於達成任務後十月三日返上海，五日歸台，致敬團在上海、南京暨其他所到之地得接觸故國河山人物，莫不興奮異常，寄與無限希望。

民國卅六年全省發生所謂二二八事件波及全省，林獻堂正在台中籌備彰化銀行之成立，適今總統嚴家淦時任財政部長，乃掩護至霧峯自宅。三月一日彰化銀行舉行股東大會，被選為首任董事長，三月廿七日應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之邀，偕丘念台於台北賓館陳述有關二二八事件之善後暨治理台灣之意見。四月廿二日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林獻堂被任為省府委員，六月十日台灣省通誌館成立被任為館長，這是林獻堂一生中担任政府公職的一段歲月。

赴日養病魂兮歸來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台灣省政府改組，陳誠繼任省主席，六月實施幣制改革，十二月十五日吳國楨繼任省主席，政府由重慶播遷來台，林獻堂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台北赴日療病。因為六九高齡的林獻堂血脈高動脈硬化乃在熱海溫泉靜養，十二月十五日請辭省府委員暨通誌館長，三十九年一月又辭省府顧問。三月一日蔣總統在台北復行視事，陳誠繼任行政院長，六月韓戰爆發，林獻堂一直在日養病，四十一年一月突發攝護腺肥大症，就醫於逗子市之稻富博士及東京之廣尾醫院。四十一年辭去彰化銀行董事長，四月彰化銀行同仁贈詩慰問：「別來悠悠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卉有誰憐，蕭蕭細雨連床話，燈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尚待菊花夫」。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命令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四月十一日省府改組，林獻堂又受聘為台灣省政府顧問，同年十一月尼克森、李承晚先後來台，但林獻堂臥病已久，四十三年一月攝護腺肥大復發，二月胞弟階堂逝世，三月住東京大學病院割去攝護腺，身心衰弱，七月次公子猶龍病逝，更加添了憂愁，病中賦詩「萬里重洋噩耗傳，如聞巨砲擊危嶺，九原相待無多日，先為雙親覓一椽」。

九月政務委員蔡培火命赴日本東京勸駕回國十一月蔡培火攜帶林獻堂親致張岳軍之函回台，並在新生報發表其反共愛國熱忱，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因心臟衰弱，呼吸困難，二月移杏雲堂病

院治療，六月病勢惡化，九月七日下午七時半終於逝世於東京寓所。死因為「老衰症併發肺炎」。享年七十一歲，遺體在東京火化後，運回台灣故土埋葬。林獻堂逝世迄今已二十五年，這位日據時代的民族運動領袖已成歷史人物，但我們從他的一生來看，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生平誼民族精神

一、他是二十世紀前半世紀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他的一言一動深受異民族統治下台灣人的敬仰，他的思想因其父與梁超同為前清舉人，前半生尊梁超之勸探溫和主義抗日運動，後半生即向心於蔣中正總統領導之國民政府。

二、他具有偉大的人格，利用其財富幫助有前途的台灣青年，受其栽培讀完大學在社會上的服務有優異成績的亦不少，蔡培火即其一例。同時他不計名利，於光復後將省議會議長讓與黃朝琴，可見他重視事情之公理，不重個人名利。

三、台灣光復後他於三十四年各率子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且堅持反共愛國的立場，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二二八事變中掩護當時任職財政處長的嚴家淦。

四、他雖未受正式教育，但詩文根底良好，所做遊記及詩詞均屬上乘，而且多充滿了愛國的情操。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